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七 經部

詩緝卷十七

宋 嚴粲 撰

鹿鳴之什 小雅

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文與二南同也○陳氏曰周家之治至於文武其禮文浸以煩縟故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其目二十有二以發揚其誠意太史録之其後或舉是事則復歌是詩焉○朱氏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補傳曰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間取一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

正小雅二十二篇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懐諸侯為天下國家之大經非政之小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飲食音蔭嗣又實幣帛筐篚音匡匪以將其厚意䟽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古者上下交而為泰於鹿鳴諸詩見之儀禮註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故序以羣臣嘉賓兼言之詩不言羣臣唯言嘉賓則總謂羣臣為嘉

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規益序所謂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義在得字非為必待讌而後盡其心也杜甫云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得古人用詩之意矣

呦呦鹿鳴呦音幽○程子曰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音平○傳曰苹蓱也○箋曰藾蕭也今曰藾音賴陸璣曰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脆七歲反我有嘉賓總稱羣臣及賓客也鼓瑟吹笙瑟解見關雎○廣雅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李氏

曰瑟者包羲氏所作笙簧女媧氏所作

吹笙鼓簧簧觧見王君子陽陽○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今曰鼓謂動其聲易繫辭鼓之以雷霆注鼓動也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

承筐是將箋曰承猶奉也○傳曰筐篚屬將行也

人之好我好去聲

示我周行示毛如字鄭作寘行毛如字鄭音航○朱氏曰周行大道也○傳曰周至也○周行有考見卷耳

興也鹿得野苹而呦呦然和聲呼其類以共食之興君有飲食召羣臣嘉賓與之燕樂也我有此嘉賓為之鼓其瑟吹其笙吹笙之時動其笙中之簧又奉承箱篚以盛幣帛而將其意情文相稱驩欣交通庶乎

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矣以告我者為相愛蓋道之使言也燕禮於旅也語所以通下情求規益豈曰䏌樂飲酒乎哉○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蓱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苹也解見采蘋一云苹藾蕭郭璞云今藾蒿也此陸生之苹也即鹿所食是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蒿解見蓼莪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德音解見假樂視民不恌音挑○朱氏曰恌薄也○曹氏曰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傳曰遨遊也○今曰言其禮之從容也

嘉賔教益於我皆有德之言甚昭明矣其視民則不薄之謂所言皆仁厚也雖君子之人猶法則之視傚之言可為善類之師表也我與之燕飲而敖遊庶乎從容欵洽而有磨礱浸潤之益非徒遊燕而已○箋破上章示我之示為寘故以此章視民之視為示今皆如字則此視為瞻視之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傳曰芩草也○陸璣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我有嘉賔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音耽

字又作耽○傳曰湛樂之久也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非徒養其氣體也以之燕飲而樂其心庶其罄竭而無隱耳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勞使並去聲○疏曰事畢來歸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說音悅○李氏曰四牡五章皆言其勞則是深知之矣人臣之事皆職分所當為不計其君之知不知也此特序詩者之辭以為使臣有馳驅之勞而其君能深

體之其心之喜説當如何非使臣必待見知而後説也

四牡騑騑音非○傳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倭遲倭音威○詩記曰使臣初發自周道以往○傳曰倭遲回遠之貌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李氏曰王事者公事也○解見唐鴇羽我心傷悲

使臣既還文王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焉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為使臣自道之辭若曰我乘四牡騑騑然行而不止由岐周之道而往他國倭遲然回遠我豈

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我心自傷悲耳所悲之事謂念父母也下章言之○文王未嘗稱王而言王事者諸侯受天子之命以治其國西伯受天子之命以統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朱氏曰為臣者奔走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當為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以是而自安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君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嘽音灘駱音洛○傳曰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駱○嘽嘽考見崧高○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音杵○釋言曰啓跪也○釋曰莊子云擎跽曲拳説文云跽長跪也跽音起○傳曰處居也○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即起身居則坐也孝經居吾語汝坐而有所敬則跪○今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也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李氏曰大意為不暇居處之義

駱馬耐勞苦今以勞之故猶嘽嘽然喘息人勞可知矣

翩翩者鵻翩音篇鵻音追○朱氏曰翩翩飛貌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曰鵻鶉

鳩也即郯子祝鳩氏司徒也鵻一鳥而十四名鵻也隹其也鵓鳩也祝鳩也鳺鴀也鵓鳩也鶻鳩也楚鳩也鴀鳩也荆鳩也乳鳩也鵴鳩也鵻鳩也鵽鳩也隹其亦作鵻騏鳺鴀音孚浮亦作夫不鵓音浮鶻音昆鴀音汾鵻音菊鵴音役鵽音葵○左傳注曰祝鳩孝故主教民○陸璣曰如小鳩○山陰陸氏曰壹宿之鳥鳩性慈孝慇謹故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慈念鳲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鵻鳥之短尾總名也

載飛載下箋曰載則也集于苞栩音許○曰栩柞也櫟也杼也解見唐鴇羽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傳曰將養也

興也設為使臣之言謂在途之時思念父母因見孝鳥鵻鳩其飛貌翩翩然或飛或下集止於叢生之栩

木鶉鳩性壹飛止不離常處故得遂其孝養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行役無常處不暇將養其父鶉鳩之不如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曰杞枸杞也一名杞檵枸音苟檵音計○今曰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山谷有顯聖寺庭枸杞詩云養成九節杖持獻西王母天隨子又言常食杞菊東坡有後杞菊賦即此杞也其根名地骨其莖幹三五尺作叢春作羹茹微苦相傳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

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于苞杞雅杕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驟愁之去駸音侵○釋文曰驟馬步疾也○今曰走馬曰馳不馳而步疾為驟○錢氏曰駸駸馬前進貌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箋曰諗告也○疏曰左傳云辛伯諗周桓公

設為使臣之言謂我駕彼四駱疾步而驟駸駸然前進豈不念親而懷歸乎所以作此歌詩以養母之情來告於君也此詩本君令作之以勞使臣非使臣所

作然五章皆設為使臣自述之辭故末章託言使臣作此詩以來告蓋臣有此勞苦之情不敢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示君之知其渉苦以勞之也獨言將母承上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李氏曰先遣而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蓋三百篇之本末多有顛倒者如載馳衛懿公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清人鄭文公之詩乃在於突忽之前葛藟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豳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後雖其顛倒如

此亦非詩之本意也○詩記曰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所謂禮

以遣送之以禮樂也曹氏曰燕以遣之所謂禮之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

言遠而有光華也疏曰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歐陽氏曰稱美其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爾○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也

遣使以禮樂歸又勞之體羣臣也

皇皇者華傳曰皇皇猶煌煌也○疏曰草木之華

于彼原隰釋地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今考釋地云高平曰陸傳於原陸皆曰高平當以釋地為正

駪駪征夫駪音莘○傳曰駪駪衆多之貌○箋曰征夫衆行夫也○李氏曰使臣之屬也

每懷靡及今曰懐念也

興也使臣還則勞之遣則勉之言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華于彼原隰之間猶使臣能將命為國光華於遠近也駪駪然衆多之行人皆敏於赴功每念不及於事唯恐不逮也征夫如此使臣可知遣使之初預道其忠勤以勉其能然也曹氏曰說者以為使臣被君之光寵以出遠近高下皆有光華此為使臣之辭則可以為君遣之之辭則不可

我馬維駒音俱解見漢廣六轡如濡音需○箋曰如濡言鮮澤也○李氏曰羔裘如濡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沮之平○歐陽氏曰周徧也○箋曰爰於也○釋詁曰諏謀也○程

子曰採察求訪使臣之職○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

所乘之馬維駒在手之六轡其鮮澤如水沾濕之乘是車馬馳驅疾行當周徧其所而詢問之以廣人君之耳目亦勉之也諏謀度詢皆訪問之意不必分咨事咨難之類

我馬維騏騏鮮見小戎六轡如絲李氏曰如絲言調直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駱鮮見四牡六轡沃若說文曰沃灌溉也○補傳曰沃潤澤也○今曰猶如

濡也載馳載驅周爰咨度音鐸

我馬維駰音因○傳曰陰白雜毛曰駰○駰詳解見駉六轡既均傳曰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音弟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疏曰左傳富辰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規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朱氏曰文武之際

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氣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讀此詩知後序亦有不可廢者矣

常棣之華曰常棣也玉李也○釋木曰唐棣移常棣棣栘音移○舍人曰唐棣一名栘常棣也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程子曰今玉李也華鄂相承甚力○李氏曰何彼襛矣言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栘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鄂不韡

韡鄂音諤韡音偉○箋曰承華者曰鄂䟽曰鄂比於弟華比於兄○錢氏曰鄂與萼同○傳曰韡韡光明也

凡今之人范氏曰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

興也玉李其華繁密其鄂豈不韡韡然光明乎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承覆而榮顯也凡今之人與我交接者皆莫如兄弟之至親也凡今之人總言下文朋友妻子也○一章發端姑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歎不盡之意其斯周公之心乎

死喪之威傳曰威畏也兄弟孔懷傳曰懷思也原隰裒矣裒薄侯反○傳曰裒聚也○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患難之時也兄弟求矣

一章以華鄂相輝喻兄弟之求顯姑以安樂之時言之既而斷以凡人皆不如兄弟則安樂之時未足以見其情之切至於是二章以下皆以死喪急難之事驗之死喪可畏怖之事他人未必相念維兄弟甚相思念也方困窮流離羣聚於原野之時維兄弟則相求以相依也詩記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

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厚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

脊令在原　令音零○曰脊令雝姑也○釋鳥曰䳭鴒雝渠○郭璞曰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摇○陸璣曰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鷃音晏○山陰陸氏曰義訓云䳭鴒錢母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為驗矣○程子曰言䳭鴒首尾相應兄弟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兄弟急難　如字又去聲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平聲又去聲○傳曰況兹也

脊令飛則鳴行則揺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在原不

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脊令行而在原則揺其身首尾相應如兄弟急難相救也世以手足喻兄弟亦謂如左右手之相救一體同氣天性自然至親至切之喻也每猶凡也當急難之時凡有良朋於此長歎而已未必能相救也李氏曰林回云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揺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為脊令首尾相應是也鄭氏以為水鳥宜

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

兄弟鬩于牆閲許歴反○傳曰鬩很也外禦其務如字讀者又音侮○今曰禦止也務猶事也箋曰訓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曹氏曰烝衆也○傳曰戎相也相去聲

兄弟或不相得鬬狠於牆内非令兄弟也然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以外禦為務不以小忿而敗親也當他人侵侮之時良朋雖衆然無相助者言兄弟之

不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朱氏曰此章正為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情義之輕重當於死生患難之時觀之若喪亂既平安寧無事之時則以為兄弟不如友生矣何不於死喪患難之時觀之乎○或謂友生約我以禮義兄弟所不如非此詩重兄弟之意或曰及其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文意不順

儐爾籩豆儐音鬢○傳曰儐陳也飲酒之飫飫之去聲○蘇氏曰飫饜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樂音洛○程子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

生患難之時惟兄弟義重則平安之時不可忘兄弟也宜燕兄弟以親睦之儐陳爾之籩豆飲酒至於饜飫兄弟具集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好去聲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傳曰翕合也和樂且湛音眈○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

薄俗多知妻子之愛而忘兄弟之重故言爾於妻子

好合和睦如鼓瑟琴其聲相應然必兄弟翕合相聚

然後其樂湛久也兄弟不相合而唯樂其妻子其樂

淺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音奴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傳曰帑子也是究是

圖亶其然乎傳曰亶信也

承上章之文言爾能與兄弟翕合則可以宜爾之室

家樂爾之妻帑爾試窮究之圖謀之庶幾信吾之言

乎葢必深長思之而後以吾言為然也室家言妻帑

所在妻帑即室家之人也○此詩専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覆葢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坡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此最說得周公之心出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後序之言無害於理而以説此詩則支離矣

伐木丁丁（陟耕反音近争○劉氏曰丁丁聲相應也）鳥鳴嚶嚶（音罌○箋曰嚶嚶兩鳥聲也）出自幽谷（傳曰幽深也）遷于喬木（傳曰喬高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箋曰遷處高木者呼其尚在深谷者）相彼鳥矣（相去聲○箋曰相視也）猶求友聲矧伊人矣（傳曰矧況也）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程子曰和謂相好○今曰平謂不争

興也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與人共伐之有朋友之義焉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嚶嚶然驚鳴而飛自深谷之中遷徙於他木之上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作求其友之聲喻朋友相求相援也視彼鳥之無知尚作求友之聲况以人而不求友生乎神聽聞之言吾儕相與為友當終久相與和平也

伐木許許音虎○朱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

釃酒有藇釃音師藇徐之上濁○傳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䟽曰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

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傳既有肥
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羜音紵除之上濁○傳曰羜未成羊
也○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以速諸父箋曰速
召也○
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傳曰天子謂同姓
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䟽曰禮
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長曰伯少
曰叔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依諸侯之例寧適不
來微我弗顧傳曰微無也○
箋曰顧念也於粲灑埽於如字舊音烏
灑總之上埽音
謏○傳曰
粲鮮明貌陳饋八簋饋音匱簋音軌○簋解見權輿○
曹氏曰八簋言其盛也正義以為
周官掌客云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用六
簋毛云天子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而言耳然序
云朋友故舊何止族人此乃文王詩其事猶在商
世周禮皆出於周公制作以後豈得拘以為制哉既有

肥牡

疏曰肥羜之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曰咎過也

上章以伐木共事為朋友之義故下章每言伐木以題之言伐木者衆人共力其聲許許然有朋友相資之義也以筐釃酒而去其糟其酒藇然而美又有肥羜以召同姓朋友曰諸父者而燕樂之寧使彼適然有故而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是粲然鮮明灑埽其室庭陳其飲食有八簋之盛又有肥牡以召異姓朋友曰諸舅而燕樂之寧使彼適然有故而不來

無使我有過咎也

伐木于阪音返○阪解見東門之墠釃酒有衍上去二音○今曰衍水溢也言酒之滿

籩豆有踐解見伐柯兄弟無遠上去二音○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餱音侯字亦作糇○今曰餱乾食也公劉乃裹餱糧王制乾豆注云乾謂腊之以為豆實疏云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腊音昔臡音泥有酒湑我湑須之上○傳曰湑茜之也茜音縮○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泲音濟子禮反○今曰即毛氏上文以藪曰湑也無酒酤我酤鄭音沽又音顧毛音户○箋曰酤買也○疏曰論語酤酒市脯不食

坎坎鼓我宛丘傳曰坎坎擊鼓聲蹲蹲舞我蹲音逡○傳曰蹲蹲舞皃迨我暇

矣箋曰迨及也 飲此湑矣

釃酒有衎而滿籩豆有踐而成行列朋友同儕曰兄弟者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民之失德者不能厚朋友故舊之禮或因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此可為戒故我命有司設燕者曰有酒則為我以茅莤之無酒則為我酤買之非必無酒設言縱使無酒猶當酤之篤於朋友不以有無為辭也下文言飲此湑知不待酤也又令鼓人坎坎然為我擊鼓

又令舞人蹲蹲然為我興舞今正及我閑暇矣與朋友飲此所湑之酒也當燕飲之時言此者見恩厚之意常存前此特未得暇耳示殷勤也○此言無酒諸言之耳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言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非經意也一詩之内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曰微我有咎微我弗顧迨我暇矣及湑我酤我鼓我舞我皆同鄭氏以為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荅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樂歌但當

述已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已之辭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六句今從劉氏每章首言伐木是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今考下下本註俱去聲韻註上字音暇降也自上而下也下字遐之上濁底也元在物下也然上濁讀為去聲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上以荅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荅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

此報上之樂歌也謂荅上篇五詩以相成也

天保定爾箋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亦孔之固傳曰固堅也俾爾單

厚單鄭音丹毛音亶○今曰俾爾猶矜阿言俾爾彌爾性○箋曰單盡也何福不除音筯○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朱氏曰除舊而生新也俾爾多益補傳曰曰厚亦取厚下之意曰以莫不庶箋曰莫無也益亦取益下之意傳曰庶衆也

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以福必本之以德言天安定爾位亦甚堅固矣使爾每事盡厚則何等福不消受也使爾多行利益則民物無不蕃庶也厚謂忠厚益謂利益於民損上益下則益矣損下益上則損矣民物蕃庶即君之大福也○此詩曰厚曰益曰

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俾爾單厚則欲其每事皆厚俾爾多益則欲其每事皆益俾爾戩穀則欲其每事皆善謂有一之未厚未益未善則不足為君德之全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為言福禄則全篇皆容悦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

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戩音剪○朱氏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言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

多益也罄無不宜傳曰罄盡也受天百禄降爾遐福傳曰遐遠也維日不足

使爾盡善則無所不宜宜居宜王宜民宜人宜兄宜弟無所不順也故能受天之百禄降爾以遐遠之福滿招損謙得益故福禄雖盛而不自止足所謂吉人為善維日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釋地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増

上言福除矣庶矣宜矣此又欲其福之興興言興盛也如山之高矣又復如山春之岡則愈高矣如阜之大矣又復如大阜之陵則愈大矣此所謂興也山阜岡陵猶有定體故又欲其福之增增言加益也川本源深流長而方至則又盛長之初其增不可量也

吉蠲為饎蠲音鵑饎音熾○傳曰吉善也蠲潔也饎飲酒也是用孝享傳曰享獻也

禴祠烝嘗禴音藥○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烝嘗王制文也至周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曹氏曰此詩云禴祠烝嘗蓋追作於成王世耳于公先王箋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盩音

籌又音舟○疏曰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祖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廣舉先公之數不謂祭盡及先公也紺音贛○朱氏曰先王謂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歟

君曰卜爾今曰君即先公先王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錢氏曰前知也萬壽無疆

吉善蠲潔以為酒食是用致其孝敬之心以獻享之夏禴春祠冬烝秋嘗以四時祭於先公先王也先公先王言其爾得萬壽無窮之福此謂嘏辭也

神之弔矣弔音的○傳曰弔至也詒爾多福詒音移○傳曰詒遺也遺音位民之

質矣程子曰質實也日用飲食羣黎百姓箋曰黎衆也○李氏曰羣黎百姓當以為民徧為爾德

此章承上章祭祀言神以來至矣遺爾君以多福民皆質實矣智巧不生日用飲食而已故羣衆百姓皆為爾德淳質則近德機巧則近賊也上既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申廣言之見無一民之不為爾德也德者民心之所自有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别故民之德皆

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

如月之恒音衡胡登反舊亦作緪古鄧反　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今不從○今曰恒常也久也今曰終南山也　不騫不崩騫音愆○傳曰騫虧也　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考見秦終南

前既言其福興矣增矣此又欲其永久日月南山松栢皆永久之物也然月盈則虧如月之恒欲其常盈而無虧也日中則昃如日之升言其方升而未昃也日月猶有虧昃又如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傾壞則

可謂堅固矣然人君之福非享之一身而已又如松柏之茂無不承其庇覆者則天地鬼神山川羣臣百姓草木禽獸無不賴之○毛鄭以恒為上弦今考恒字無弦義唯緪字訓弦索亦作緪音亘古鄧反恒與緪其字與音義皆不同易恒卦止為常久之義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箋曰戍守也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玁狁音險允難去聲○箋曰玁狁今匈奴也以天子之命命將率

將去聲率衰之去。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箋曰天子殷王也

遣之出車以勞還勞去聲還音旋杕杜以勤歸也杕音第。程子曰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黄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戍役者主師衆言之其實遣將率戍役同歌采薇併將率遣之故詩中兼言君子小人也三詩述其往返始終之辭大畧相似但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

之出車杕杜則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

采薇采薇薇解見草蟲○疏曰二月時薇亦作止傳曰作生也○錢氏曰起也薇始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箋曰莫晚也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歲莫解見唐蟋蟀○疏曰出車云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莫莫實未歸○錢氏曰歲莫則念歸人情之常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解見四牡玁不遑啓處狁之故

總遣將士設為將士自道之言曰我今從戍正是春月采取薇菜之時其薇菜亦已作而生矣曰何時歸

乎曰何時歸乎連言之者念歸之切自計當在歲晚也雖託為軍士自計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男有室女有家今男不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述其情思也又不暇啓居述其勞苦也皆以玁狁之故言不得已而用兵非上之人毒我也此以義曉之而託於軍士之自道若其心之已諭耳程子曰毒民不由乎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補傳曰西漢志謂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程子曰始長而柔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今曰如火烈烈言内熱也載饑載渴箋曰載則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傳曰聘問也

遣戍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脆則可食矣感時物之變念歸而憂憂心烈烈而内熱重以饑渴勞苦甚矣我戍守之事未得安定無人可使歸問其家之安否將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託為將士自道之辭而勉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曹氏曰薇剛則老硬不可食矣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箋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音究○傳曰疚病也我行不來箋曰來猶反也

薇始長而柔今又剛矣十月為陽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即上章所言歲莫也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莫憂心雖甚病而我之役未可以歸亦託於其自道而勉之也○十一月一陽生十月新陽胎萌故曰陽月猶四月務蔓以物成於陰而四月微陰胎萌故

也

彼爾維何爾乃禮反○傳曰爾華盛貌維常之華○傳曰常常棣也○觧見常棣彼路斯何王氏曰路戎路也君子之車箋曰君子謂將率戎車既駕戎車解見六月四牡業業疏民箋曰業業動也○今曰動而不息之意有考見雲漢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曰捷勝也○程子曰言速也

彼爾然而華盛者維何木之華乎維是常棣之華也

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是君子將率之車也此

詩兼遣將率故以常棣之華喻君子車飾之盛君子

既駕此戎車以出征而四牡之馬業業然動而不息豈敢安居乎其心自期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耳此託於將士自期之辭以勉其立功之速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音葵○今曰傳於此云騤騤彊也於柔桑云不息也經四牡騤騤凡四出今皆以為不

君子所依程子曰依止也○朱氏曰猶乘也

小人所腓音肥○箋曰小人戍役也○程子曰腓從動之義○今曰腓足肚也易咸卦咸其腓如足之腓身動則隨而動也

四牡翼翼錢氏曰翼翼整肅貌

象弭魚服弭音敉○傳曰象弭弓反末也○箋匕弭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服矢服也紒音計又音結○疏曰弭者弓消之名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

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左傳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𤞟音梢○陸璣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箋曰棘急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然不息此戎車者將率之所依士戍卒之所從動帥乘輯睦可知矣遣將率戍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又四牡翼翼然整肅其弓𤞟曰弭以象骨為之其矢服以魚獸之皮為之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不可不討也亦託於將士自道之辭

而因以警敕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傳曰楊柳蒲柳也○柳解見秦車鄰○錢氏曰依依柳柔弱之貌今我來思李氏曰思語辭也雨雪霏霏雨音諭霏音妃○傳曰霏霏甚也○釋文曰雨雪貌行道遲遲傳曰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言昔我往征戍之時蒲柳依依然柔弱即首章所言采薇之時也今我來歸遇雪下霏霏然即首章所言歲亦莫止也首尾申言之亦丁寧以安其心也此言霏霏想像而預言之耳我行道遲遲然長遠又困於

饑渴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苦者文王遣戍而言莫知其勞苦乃所以深言其知之也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勞去聲還音旋率衰之去餘同○箋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云賜君子小人不同日○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序大要在歸功將率

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之

心也出車杕杜當還歸之後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釋地曰郊外曰牧自天子所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謂我來矣召彼僕夫傳曰僕夫御夫也謂之載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箋曰棘急也

文王命南仲伐昆夷玁狁成功而還述其始事以勞之託為將率自道之辭言我駕出我之戎車往彼郊外之牧地者蓋有人來自商王之所命我為此行也

我是以召御車僕夫令使裝載而往也興師出於王命名正言順矣非文王之私也王事多難昆夷玁狁並起為患其勢甚急非生事好功也將率可謂能體國矣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李氏曰郊與牧義同設此旐矣傳曰龜蛇曰旐○疏曰此及下傳鳥隼曰旟交龍為旂皆春官司常文也建彼旄矣傳曰旄干旄○朱氏曰建立也○箋曰建之戎車○疏曰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旐亦同建之也彼旟旐斯旟解見鄘干旄○朱氏曰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

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補傳曰至周官則建此各有等今並建之意商以前用此法耳　胡不旆旆音佩○朱氏曰旆旆飛揚之貌○董氏曰禮云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綏耳佳反　憂心悄悄鍬之上○那柏舟傳曰悄悄憂貌　僕夫況瘁音萃○箋曰況兹也瘁憔悴也

設為將率之辭言我出車往彼郊地之時人競於趨事或設旐於干或建旄於車車上載干干上設旐干首有旄旄旐互言之耳言此旐彼旄見一時並設也彼旟與旐何有不旆旆然飛揚者乎言皆旆旆然飛揚軍容甚張也軍容雖甚張然臨事而懼故憂心悄

悄然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憔悴則將率可知矣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繼旐曰旆旐以全帛為之續旐末為燕尾者名之為旆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旆旆亦揚起也

王命南仲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往城于方傳曰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疏曰朔方地名○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曹氏曰即六月所為侵鎬及方是也出車彭彭音挷○今曰經中唯載驅行人彭彭必旁反音如邦自餘彭彭皆如字出車詩出車彭彭傳云馬貌蘇氏曰壯

彊北山四牡彭彭傳云不得息大明駟騵彭彭疏云強盛烝民四牡彭彭無傳箋云行貌韓奕百兩彭彭無傳無箋駟以車彭彭傳云有力有容其說不一然不得息即行之意行而不息亦由壯盛其意一也

旂旐央央 如字又音英○傳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朱氏曰交龍為旂所謂青龍也○補傳曰所謂旌旗動色武夫生氣也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程子曰御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赫赫南仲 程子曰赫赫德名顯盛也

玁狁于襄 如字或作攘○傳曰襄除也○今曰如不可襄也之襄

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仲為將往築城於朔方名正言順氣勢增倍故南仲出車彭彭然壯盛其旂與旐

央央然鮮明乃稱王命以令衆曰天子命我來築城於朔方也師直為壯矣朔方之地為玁狁所侵軼今王命南仲驅去玁狁以城之而已不事窮蹙之也赫赫然顯盛之南仲能除玁狁而驅之出境述其功也三章述其前事之奮揚以慰勞之也詩記曰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箋曰朔方之地六月時也○疏曰方生華也○曹氏曰復以六月自北徂西而伐西戎也今我來思李氏曰思語辭也雨雪載塗雨音諭○傳曰塗凍釋也

王事多難（去聲）不遑啓居（解見四牡）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傳曰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采薇首章言玁狁之故則遣戍專為玁狁此詩不及戰事而言玁狁于襄是玁狁不待戰而自遁北方已定矣既而西戎復興於是以簡書就命南仲移師伐西戎此章述南仲承命西伐之事也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當黍稷方華六月之時也今我自伐西

戎歸而在道雪落釋爲塗泥春初之時也初謂止伐玁狁期於歲莫可以畢事而歸因有西伐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往返道路如此之乆葢以王事多危難不暇啓處我心豈不思歸乎畏此告急之簡書故奔命相救不得還也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采薇言往自周北戍之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伐之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西戎歸而在道之時也下章言春乃至家耳

喓喓草蟲喓音腰 趯趯阜螽趯音剔螽音終解並見召南草蟲○朱氏曰此章言其室家相望之情也 未見君子箋曰君子斥南仲也 憂心忡忡音充○擊鼓疏曰忡忡爲憂之意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户江反○箋曰降下也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當南仲出征在外之時其室家思望之喓喓草蟲六句與召南義同既見君子亦望其歸之辭也故曰此赫赫然顯盛之南仲伐西戎而未歸也○此章鄭氏以爲近西戎之諸侯望王師之至然上章述已伐西

戎歸而在道此章覆説未至西戎諸侯望之則其言無倫序當從朱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卉音諱韻又音毁○傳曰卉草也○疏曰萋萋茂美也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曰蘩白蒿也蘩解見采蘩祁祁考見七月執訊獲醜程子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箋曰醜衆也○今曰醜謂徒黨來降者薄言還歸還音旋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傳曰夷平也○箋曰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也室家喜之春初在道春深乃至故言春日遲遲然陽氣舒

綏草木萋萋然茂美黄鸝喈喈然和鳴采蘩以生蠶者祁祁然衆多於此之時執其魁首之可問者又獲其醜衆之降服者乃赫赫然顯盛之南仲平玁狁而還歸也叙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伐皆喜而道之也蘩以生蠶婦人之事述其所見知為室家之言也獨言玁狁不言西戎者舉出師所主也采芑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而言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勞去聲還音旋○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此詩首末皆序其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也）

有杕之杜（日杜赤棠也解見唐杕杜）有睆其實（睆還之上濁○傳曰睆實貌○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陽解見采薇）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興之不兼比者也戍役來歸追述未還之時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示上之知其勞也言杕然特生之杜有睆然之實是秋冬之交婦人感時物之變而思其

君子之未得歸故言王事不可不堅固我征夫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以至日月陽止歲將莫矣婦人之心憂傷矣征夫閒暇可歸矣望之之辭也言日月陽止者以采薇遣戍之初期以歲亦陽止而歸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丘氏曰萋萋新葉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杕杜萋萋然生新葉則春又將莫矣自秋冬之交即

望其歸既而歲莫不至爽初期矣今至春莫猶以王事之故而使我心傷悲也草木皆萋然有葉矣女心傷悲矣征夫可以歸矣亦望之之辭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令曰枸杞也三杞考見四牡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丘氏曰君子之父母也檀車幝幝音闡○傳曰幝幝敝貌四牡痯痯音管○傳曰痯痯罷貌罷音皮征夫不遠

北山之枸杞可采而食則春莫矣時物之變如此而君子久役未歸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至貽我父母之

憂檀車幝幝然而敝四牡痯痯然而疲征夫不遠而當歸也亦望之之辭○鄭云杞非常菜也孔氏云杞木本非食菜皆不明言其為何物以釆言之當是枸杞呂氏朱氏以為春莫杞可食杞之可食者惟枸杞也婦以事舅姑為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傳曰逝往也。疏曰往過也而多為恤傳曰恤憂也卜筮偕止箋曰偕俱也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庶幾其歸且不遠矣既而車則不裝載人則不來歸所以憂心甚病也約歸之期已過而猶不至使我多為憂恤矣本期歲莫則歸而春深猶未至是其期已過也於是或卜之龜或筮之蓍二者皆占問之其言會合皆云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

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音離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音洛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告音梏○朱氏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極道物多且盛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所謂終於逸

樂後序衍説也開後世人主怠政之漸矣或曰始終通言周興之本末始於憂勤言其心謂其初創造之艱難也終於逸樂言其效謂其後功成治定遺後人以太平也所謂既醉太平鳧鷖守成皆成王之事而文武憂勤之效也文武之時頌聲未作此詩燕饗之樂歌非告神明之詩而曰可以告亦要其後而言之耳然周公戒成王以無皇耽樂是人主雖當逸樂之時不可有逸樂之心况治未及成周者可不兢兢業

業乎疏曰時雖太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可以告神明猶言頌聲可作耳此非告神明之詩也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近於頌矣○程子曰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曹氏曰物之生於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為豐年之兆

魚麗于罶音柳○傳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疏曰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今曰周勃傳織薄曲師古注葦簿為曲也

鱨鯊音嘗沙○傳曰鱨揚也鯊鮀也鮀音駝○郭璞曰鯊今吹沙也○陸璣曰鱨一名黄揚今黄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大長頰骨正黄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山陰陸氏曰鱨今黄鱨魚也性浮而善飛躍

故一曰揚也鯊性沉大如指狹圓而長有墨點文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故張衡云縣淵沉之鯊鯔也字指云鯔鯊屬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海物異名記云鯊似鯽而狹小鯔音留見張平子歸田賦

君子有酒句。舊以君子有酒旨為句今從朱氏。疏曰君子指武王 旨且多箋曰旨美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曰魴鯿也解見陳衡門。釋魚曰鱧鯇鯇音睆。今曰毛氏以鱧為鮦本草云蠡一名鮦今黑鯉魚道家以為厭者也郭璞云鱧鮦山陰陸氏云鱧今玄鯉與蛇通氣是郭璞陸氏皆同毛說以鱧為今之烏鯉魚也今不從舍人云鱧名鯇陸璣云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為今之鯇魚也今從之鮦音同又音寵亦作鱅蠡音禮

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鰋音偃○曰鱯似鮎也鮎音拈○今曰毛氏及前儒皆以鮎釋鰋惟郭璞以鰋鮎各爲一魚鰋今偃額白魚也鮎别名鯷本草鮧一名鮎魚一名鯷魚是鮧鮎鯷爲一魚不言是鰋見郭璞與本草合毛傳質略當言似鮎耳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有赤鯉有白鯉有黄鯉三種

君子有酒旨且有曹氏曰有言用之而愈有也

捕魚者以寡婦笱施之水中而魚麗歷於其中者有鱨揚有鯊鮀有魴鯿有鱧鯇有似鮎之鰋有三十六鱗之鯉以六魚略言之見魚之多耳寡婦笱以薄爲之笱簡易成非工緻之器又施於水中以待魚之自

至而其魚靡所不有萬物盛多可知矣君子又有酒矣而且多以之行禮無不備也○孔氏以鱨鯊皆為大魚陸璣以鱨為大魚鯊為小魚山陰陸氏以鱨鯊皆為小魚山陰陸氏又云鱨魚黄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又云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又云鱨鯊長魚魴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鰋鯉之魚則一俯一仰又鱨鯊魴其性浮鱧鰋鯉其性沉意謂五色之備而小大長短浮沉之不同也然詩人言鱨鯊魴

鱧鰋鯉不過如潛頌言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此六魚一一為之說則潛六魚豈又皆有說乎鱨鯊大小猶未有定說不必泥可也

傳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暴音僕罻音畏數七欲反○疏曰風暴謂北風也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皆十月也不圍之使逦恐盡物也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逦音匝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多則患其不善今既多而又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蘇氏曰偕齊也〇詩記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産或不如水産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變嘉言旨旨即嘉也旨而偕則無不美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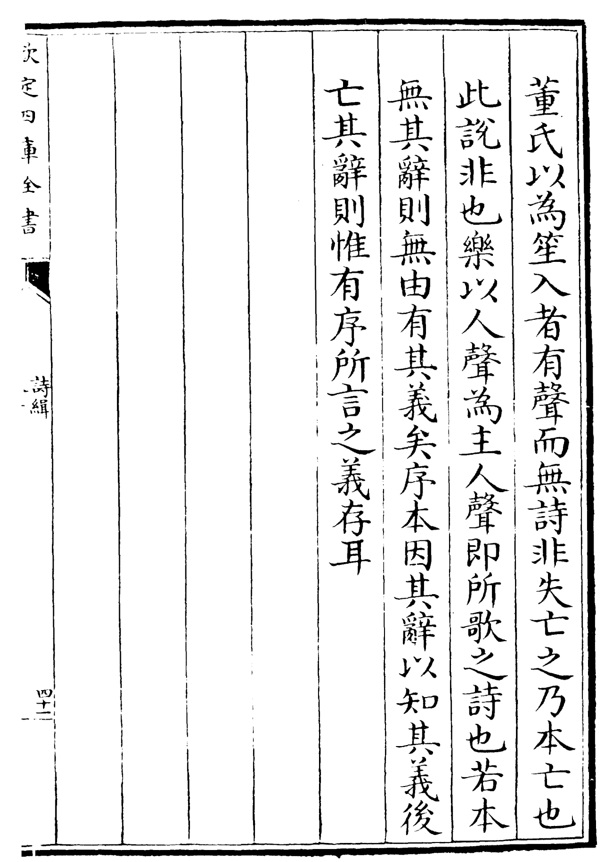
有言無一或缺即所謂偕也物既偕又有適當其時然後盡善今既有而且得其時矣〇詩經說禮多言

時魚麗維其時矣楚茨孔惠孔時頻弁爾殽既時賓之初筵以奏爾時生民胡臭亶時蓋時者適其時之宜三時不害而奉酒醴以告神魚麗楚茨生民所謂時也君子之食惟其時物不時不食頻弁賓之初筵所謂時也雖所言有廣狹皆謂適其宜也詩記曰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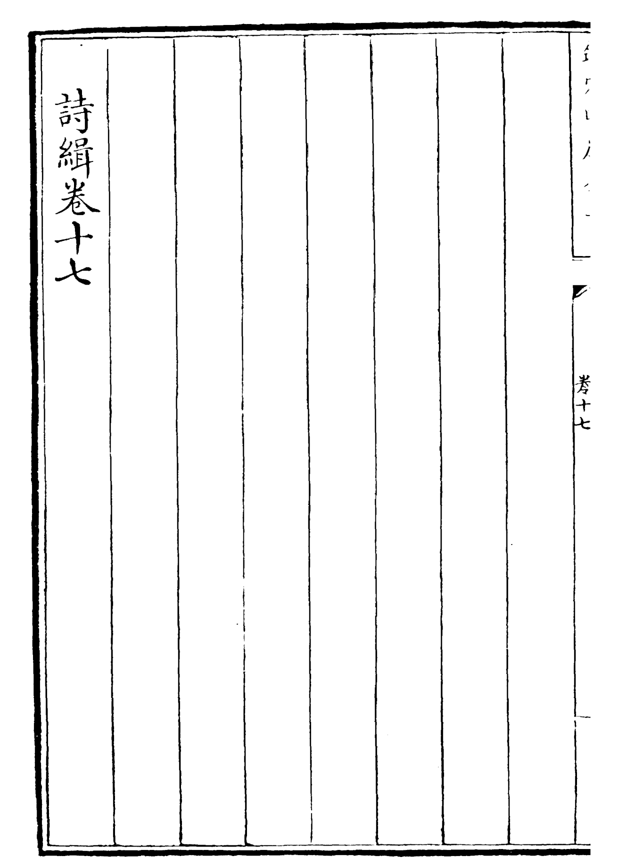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音詼○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陔隴也呂向云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孝子

相戒以養也養音樣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縣音玄○釋文曰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之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魁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二句毛氏著之也子夏得為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



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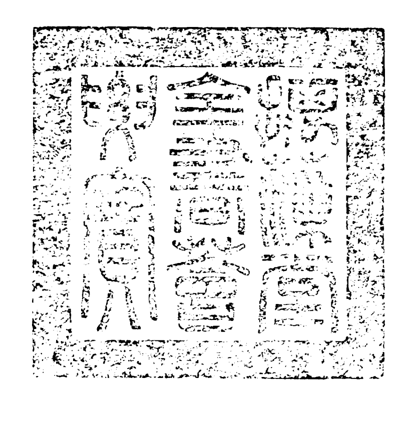
詩緝卷十七

謹案第八頁後五行被君之光寵以出刋本出字
譌在下句遠字之下今改正
第十五頁後六行言吾儕相與為友刋本言譌之
今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稱之以父與舅刋本舅譌父據
詩疏及曲禮注改
第十七頁前一行無使我有過咎也刋本過上衍
故字今刪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刊本期訛其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所以解紛也刊本解紛訛紛解據毛詩疏改

第三十七頁後七行舍人云鱧名鮦刊本鱧訛鯉據爾雅疏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十八 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緝卷十八

宋 嚴粲 撰

南有嘉魚之什 小雅

陸氏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菁篇三是成王周公之正小雅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樂音洛大平之君子大音泰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朱氏曰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

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嘉魚謂之與賢以詩言有酒燕賓是與之相親也有臺謂之得賢以詩言邦家之基為民父母因以致福壽名譽是得之為用也（陳氏曰太平之君意滿志得侈心日生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則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疏棄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彊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重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傳曰江漢之間魚所産也○箋曰南方水中有善魚）烝然罩罩（張敎反○王肅曰烝衆也○傳曰罩篧也篧音鷟助角反○郭璞曰捕魚籠也○李巡曰編細竹以為罩無竹則以荆謂之楚

罹

君子有酒（丘氏曰君子成王也○今曰箋以君子為斥時在位者今不從）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丘氏曰嘉賓新進之賢也○箋曰式用也）

興也魚深潛者也南方江漢之間産善魚編細竹以為罩而籠取之羣然罩之又罩而後得之興賢者隱伏於下必人君勤求而後得之也今賢者既至成王有酒與此新至之嘉賓用燕飲而相樂末至則勤求之已至則燕飲之是樂與賢也○成周大平持守之時所用之人必先有德立政之書卷阿之詩皆曰用

吉士此詩魚曰嘉則味之美㢱曰甘則可以養人鵻為孝鳥皆喻吉士也○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乳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穴口向丙故曰丙也如上所言則以嘉為魚名然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要之詩人以魚之嘉者㢱之甘者喻賢耳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訕○傳曰汕汕樔也樔音嘲韻作罺○箋曰今之撩罟撩音料又

音僚○李巡曰以薄取魚也○李氏曰山陰陸氏云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云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觀此則知詩人先言罩後言汕者以見其求賢無方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看之去○傳曰衎樂也

南有樛木 樛音鳩 甘瓠纍之 瓠音護纍音縲○詩記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今曰纍纏繞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箋曰綏安也

興也南方有樛然下曲之木故瓠之甘而可食者得上而纏綿之興成王屈己下賢則賢者得以上進固結而不可解也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

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

翩翩者鵻音追○曰鵻鶉鳩也解見四牡○傳曰鵻一宿之鳥○箋曰一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烝然來思疏曰思語辭君子有酒嘉賔式燕又思今曰思皆為語辭

人君之於賢始則多方勤求之繼則禮貌以招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翩翩然飛者是孝鳥鶉鳩羣然而自來也卷阿言吉士以有孝有德稱之故此詩以孝鳥喻賢也又思者燕而又燕見交際之欵洽

所謂至誠樂與也○或云思為語助者上字協韻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來字與思字協韻然漢廣求思泳思方思皆語助其上字皆不協韻見以古人韻緩二詩皆語辭就以為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樂音洛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矣為去聲○補傳曰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為用也

賢者為立治之本成王之樂樂以天下也

南山有臺補傳曰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陸璣曰臺莎草也○釋草曰臺夫須夫音符○今曰以莎草為衣則謂之蓑莎為草名蓑為衣名莎草又可為笠北山有萊傳曰萊草也○疏曰陸璣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朱氏曰萊草名葉香可食者樂只君子樂只音洛止○丘氏曰只辭也○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今曰無期言無窮也有期則有時而止

興也周地之南山則有臺北山則有萊喻周家得賢之盛隨取隨有樂哉成王可以為邦家之基本可以得萬物之福而無期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

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南山有桑曹氏曰可蠶以為衣北山有楊曰楊蒲柳可為箭笴又可為屋材解見秦車鄰○曹氏曰可為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楰多其名者喻賢之多而皆有用也得賢之盛則邦之榮懷而福壽名譽之所歸也

南山有杞音起○陸璣曰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為函及撿板其子為木蝱可合藥○曹氏曰梓杞也○三杞考見四牡北山有李曹氏曰李可食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得賢則澤及於民而民親戴之稱頌之

南山有栲音考○曰栲山樗也可為車輻解見唐山有樗北山有杻音紐○曰杻檍也可為弓弩幹解見唐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箋曰茂盛也

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秀眉壽證也

南山有枸音矩○傳曰枳枸也疏曰釋木無文○陸璣曰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本從南方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為屋柱一室之内酒

皆少味也北山有楰音庾○釋木曰楰鼠梓○郭璞曰楸屬也○陸璣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曹氏曰宮室之良材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傳曰黃黃髮也耇老也○疏曰舍人云老人髮白復黃也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艾音礙沈音刈○傳曰保安也艾養也○曹氏曰凡此皆可用之材成王能得之以為用兼收並蓄巨細不遺國家賴之是以基本堅固事業光華人民有所怙恃而治安彊盛名譽發越福祿無窮不止於其身而且有以燕及子孫是可樂也

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毛說然風賦字作枳句

李善注橘踰淮為枳句曲也句音溝非毛義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之道理而生也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萬物生長於高丘者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今曰儀謂用物以禮不暴殄也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亡皆無以知其篇第之處○釋文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疏曰言間歌者堂上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之中吹案魚

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

蓼蕭六 蓼音 澤及四海也

蓼蕭湛露彤弓皆天子燕饗諸侯之樂歌而其用有別湛露彤弓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則為燕饗諸侯無疑也蓼蕭之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既見君子稱天子其下皆稱贊天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應自稱己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蘇氏謂人君以鹿鳴五詩燕其臣羣臣以天保荅其歌於

其燕也皆用之今以蓼蕭之詩亦諸侯荅湛露彤弓之歌故本序不言燕諸侯而云澤及四海也諸侯以蕭草自喻君臣之辭也箋以為四夷之長則拘矣

蓼彼蕭斯傳曰蓼長大貌○曰蕭香蒿也萩也牛尾蒿也萩音秋零露湑兮湑須之上○曹氏曰湑潤澤也既見君子箋曰君子天子也我心寫兮傳曰寫輸寫也○今曰心有憂則鬱而不泄如傾寫器中之物則舒快矣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處音杵○錢氏曰譽名也處所處之位也

興也此為諸侯歌之以荅君故以微草自喻言蓼然

長大者是彼蕭之微草天之零露湑然潤澤無微不被
喻我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也蕭茂則
受露多故以蓼言之也諸侯朝見天子輸寫其心謂傾
盡無留藏也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接之以溫厚故下
情喜悅稱贊天子云宜其有譽有處也有譽則得其名
有處則保其位大榮大安也既見者幸辭也喜見之也
○毛氏曰蕭蒿也釋草云蕭萩李巡云萩一名蕭郭璞
曰即蒿也如上所言則蕭即蒿也釋草又云蒿菣蔚牡

蔚郭璞云蔚今青蒿牡蔚無子者如上所言則蒿非蕭也山陰陸氏云蒿之類至多陸璣云蕭今人所謂萩蒿或謂之牛尾蒿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以此言之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香者也故取蕭祭脂疏以為香蒿也凡諸蒿曰蘩者白蒿也皤蒿也曰苹者藾蒿也曰蔚者青蒿也曰蔚者牡蒿也馬薪蒿也曰莪者蘿蒿也莪蒿也藘蒿也角蒿也又有邪蒿蔞蒿之名見蒿之類不一蔚去刃反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音穰○傳曰瀼瀼露蕃貌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傳曰龍寵也其德不爽傳曰爽差也○詩記曰四海諸侯遠近小大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壽考不忘

諸侯既見天子而燕飲則為恩寵為光耀榮其待遇也於是稱天子之德無有差爽謂待諸侯以禮也願其壽考而不忘於人謂常愛戴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上聲○傳曰泥泥霑濡也既見君子孔燕豈弟豈音愷○箋曰孔甚也○傳曰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詩記曰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

諸侯莫不在其中矣令德壽豈孔燕猶言盛燕謂其禮盛設也盛燕而又豈樂弟易情文俱至也於是稱天子能宜其兄弟之國與之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舉同姓之國者以親該疎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音農又如字○傳曰濃濃厚貌既見君子鞗革沖沖鞗音條沖音蟲○傳曰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疏曰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云鞗革靶音霸和鸞雝雝今曰和鸞皆鈴也毛以為和在軾鸞在鑣鄭以為戎車鸞

在鑣乘車鸞在衡○詩記曰後漢志注云干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萬福攸同今曰諸侯同受福賜也

天子賜諸侯以車馬其鞗革沖沖然垂飾其和鸞之聲雝雝然和諸侯受福均也采菽言萬福攸同瞻彼洛矣言福祿既同與此一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湛直減反天子燕諸侯也朱氏曰文四年左傳甯武子云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湛湛露斯傳曰湛湛露茂盛貌匪陽不晞音希○傳曰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夜飲厭音海○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疏曰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諸侯皆當辭出但主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燕飲當以晝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然茂盛之露非見朝陽則不乾夜飲厭厭然厭足非至醉則不歸○左傳無厭將及我姜氏何厭之有皆謂飽足厭厭夜飲為以漸至醉浸漬厭足

之意毛以為安孔釋以為閑蘇以為久其意一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傳曰豐茂也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曰夜飲必於宗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也○箋曰載之言則也考成也

草茂則得露多喻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優渥也

○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當從

朱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疏曰杞棘之木顯允君子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

莫不令德

杞棘得露雖厚而枝不低垂喻顯明允信之君子飲酒雖多而德將無醉也

其桐其椅音伊解見定之方中其實離離傳曰離離垂也歐陽氏曰喻諸侯在燕有威儀耳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柔木而實離離喻君子飲酒之時有令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彤同音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朱氏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

醴命晉侯侑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玈音盧○文四年衛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覺明也以明報功宴樂○疏曰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彤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弓矢以旌伐功而已未嘗謂既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安得有專征之言乎鄭氏遽謂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由漢而下有無君之心者徼求弓矢之賜脅諸侯而肆其姦者紛然蓋康成啓之也○詩記曰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彊臣拜表輙行者異矣

彤弓弨兮弨音超○疏曰彤赤也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為色赤黑而已彤既是赤則知旅者為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其體同異未聞○傳曰弨弛貌受言藏之○李氏曰言語辭也○箋曰受出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傳曰貺賜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曰一朝早朝也大飲賓曰饗飲音蔭○疏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周語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成禮而罷故云一朝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天子以彤弓賜有功諸侯弨然而弛賜弓不張也令諸侯受藏之示珍重之意也又稱此受賜諸侯為嘉

賓言吾中心至誠貺賜之故陳鐘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畀之饗禮用早朝也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傳曰載以歸也○箋曰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右助也右與宥侑通皆助也莊十八年左傳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云饗醴命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為宥而彤弓則宥

之大者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櫜音高○傳曰櫜韜也韜音叨本又作弢釋文云弓衣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好去聲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醻音讎○傳曰醻報也○疏曰王肅云報功也

鄭以醻爲獻醻但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爲訓共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醻酢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菁音精樂育材也樂音洛君子能長育人才長音掌

則天下喜樂之矣陳氏曰小雅之詩皆因某事而歌某詩菁菁者莪之詩宜何歌乎余以謂天子行禮於學校而宴飲之時則歌此詩焉

樂與賢樂得賢樂育材三詩一體皆言以樂樂之育材於學校而燕飲作樂歌此詩焉是樂育材也以君心之樂感人心之樂義理之樂同也詩皆述天下之喜樂而人君樂育之意自見矣

菁菁者莪傳曰菁菁盛貌○曰莪莪蒿也觧見蓼莪在彼中阿傳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菁菁然茂盛之莪蒿由生於阿中得阿之長養而然喻君子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說者多以樂且有儀指君子非也既見者幸辭也喜見之也今考詩中既見君子重言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楊之水車鄰出東蓼蕭頍弁隰桑及本詩或妻見其夫或國人見賢者或臣見

其君凡既見君子之下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若以樂且有儀為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下云我心則喜樂即喜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傳曰中沚沚中也○小渚曰沚解見采蘩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傳曰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疏曰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

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

賜我百朋言人材既成則厚其禄而用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朱氏曰載則也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曰休休者休休然○今曰休休樂也

興也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沈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舊說沈物亦載浮物亦載

韓退之亦從之且詩中載馳載驅載笑載言載饑載渴載清載濁載飛載止凡言載皆則也獨以此為載物於舟非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 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

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疏曰由庚以下不言缺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文武俱言缺周公成王變文焉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隊墜音義同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

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李氏曰由庚之詩本在於南山有臺之下今乃列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前而不依於序者夫詩之見存者其先後不可必其次第如常棣乃周公之詩而列於伐木之後已不可得而知而況其亡者又安得而知之乎姑闕之可也○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衰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竟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雅之於經者於是變矣

四夷交侵由於小雅盡廢則宣王征伐必內脩以為

之本矣

六月棲棲音西○箋曰戚夏出兵明其急也○朱氏曰六月建未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李氏曰棲棲不安也○今曰詩經月皆夏正論語丘何為是棲棲者注云棲棲猶皇皇也○黄氏曰人知其上之出於不得已雖六月而人不以為暴蓋以為其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戎車既飭音勑○箋曰戎車革路之等也其等有五○疏曰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横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倘五戎以否萃音倅廣光之去苹薄經反輕去聲○

疏曰飭齊正也四牡騤騤音葵○桑柔傳曰騤騤不息也考見采薇載是常服箋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玁狁孔熾音熾○傳曰熾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箋曰于曰也○李氏曰左傳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疏曰毛以為王自征以匡王國箋曰匡正也

吉甫受命北征以建未盛夏之月棲棲然不遑安其戎車既皆飭正矣四牡又騤騤然不息乃載是兵事之常服謂韋弁服也韋弁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盛夏不可以出師所以六月行者以玁

玁狁來侵其勢甚熾盛我是用急討之而不敢緩也王命吉甫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謂攘夷狄以安社稷也汝其勉之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

比物四驪比音備○釋文曰比齊同也○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彊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駟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乃取異毛耳騏騑是中騧驪是驂是也校音效閑之維則法也傳曰則維此六月既

成我服箋曰戎服也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曰師行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同其物擇馬力之齊者乃四驪純黑之馬此馬先已閑習之皆合法則矣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戎服即日遂行日行三十里王曰今汝出征以佐天子予一人所倚賴汝其勉之

四牡脩廣傳曰脩長也廣大也其大有顒魚容反○說文曰顒大頭也○曹氏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薄伐玁狁以奏

膚公錢氏曰奏猶上也○今曰書敷奏以言敷同曰奏罔功○傳曰膚大也公功也有嚴有翼

傳曰嚴威嚴也翼敬也共武之服共音恭○箋曰共典也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四牡身長而腹背廣其首顒然而大見軍容之盛武備素脩以此伐玁狁而奏其大功也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翼敬者以典是武事故能制勝而安定王國也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

玁狁匪茹箋曰茹度也整居焦穫音護○箋曰整齊也○傳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

○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侵鎬及方**鎬豪之上濁○箋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疏曰劉向疏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顏師古云非豐鎬之鎬**至于涇陽**疏曰水北曰陽○涇解見邶谷風**織文鳥章**織音志又音饎○傳曰鳥章錯革鳥為章也○釋文曰錯革鳥曰旟○疏曰史記漢書之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也○今曰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革音棘**白旆央央**如字又音英○傳曰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也以帛續旐末為燕尾戰則旆之○疏曰白旆謂絳帛為旆九旗之物皆用絳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元戎十乘**去聲○傳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疏曰司馬法文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盤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也寅

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元戎言大車之善者以先啓行音航○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詩記曰韓嬰章句云大戎者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其劒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縵音謾

此數狁之罪言玁狁不自揆度乃敢深入吾地整齊而居我焦穫之地閒暇自如無所畏憚也又侵我北方之鎬與方隧侵至於涇水之北涇北去周近矣賊烽之熾如此我於是建旐旗選鋒銳而攘之旗幟之文有隼之章指旗也又以絳帛為旆央央然鮮明又

有大車謂之元戎以十乘在前先啓敵之行陣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輊音至○朱氏曰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詩記曰馬援䟽云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四牡既佶其乙反○箋曰佶壯健之貌既佶且閑䟽曰閑習也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大音泰○傳曰言逐出之而已○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兵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覆而前從前視之如軒却而後言車之良也四牡既佶然壯健且復閑習言馬之良也以此伐玁狁至于大原之地驅之出境

不窮追也尹吉甫時為大將於是美之曰有文有武之吉甫乃萬邦以之為法辦一玁狁餘事耳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音恥○傳曰祉福也○今曰即王之賞賜也來歸自鎬錢氏曰鎬玁狁所侵之地非鎬京之鎬也○曹氏曰吉甫既至大原復往鎬慰撫其民然後歸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飲音蔭○傳曰御進也炰鱉膾鯉炰音庖字亦作炮膾音鄶韻亦作鱠○今曰釋文云合毛炙物曰炰楚詞招䰟胹鱉炮羔胹煮也鱉可煮不可炰今云炰鱉謂火熟之耳或古不同枚乘七發云鮮鯉之膾胹音而○說文曰膾細切肉也侯誰在矣傳曰侯維也張仲孝友李巡曰張姓仲字○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吉甫既伐玁狁而歸王與之燕而喜樂又多受賞賜王所以燕之者以其來歸自北方之鎬其地遥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故飲之酒而進其同志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其珍美之饌則以火熟其鼈又以鯉細切而膾之其吉甫諸友之中維誰在矣有張姓仲字其性孝友者在焉○孝友者德之本卷阿言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北伐之功繫夷夏盛衰詩人美其

功而結以張仲孝友之辭蓋有深意存焉豈非養君德者有其人乃攘夷復境之本歟美宣王非伐而以吉甫燕喜終之始終之辭也前日盛暑出師棲棲不遑所以有今日之燕喜也凱還飲至見宣王之成功也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内朝廷心腹也戎夷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為將於外而内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議勝敵哉

六月六章章六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陳氏曰南征北伐二詩皆繫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畏而服也

薄言采芑程子曰薄言發語辭○芣苢傳曰采取也○今曰芑嘉穀也解見生民○李氏曰毛以薄言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維穈維芑為穀王氏皆以為穀○補傳曰新田菑畝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大雅云豐水有芑詩人於文武士皆以芑為喻也于彼新田釋地曰田二歲曰新田○孫炎曰新成柔田也于此菑畝菑音緇○釋地曰田一歲曰菑○孫炎曰始災殺其草木也○疏曰臣工及易注皆同唯坊記注云二歲田曰畬三歲曰新田當是傳寫誤也方叔涖止

涖音利。傳曰涖臨也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盾也。程子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試肄習也。今曰講武試其可用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騏解見小戎

四騏翼翼錢氏曰翼翼整肅貌

路車有奭興之入字亦作赩。蘇氏曰路車金路也以有奭言赤又巾車鉤樊纓今有鉤有膺知其為金路。箋曰奭赤貌。今曰召康公之名音釋與此音異

簟茀魚服茀音弗。簟茀解見齊載驅魚服解見采薇

鉤膺鞗革鞗音條。䟽曰春官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膺樊纓也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或方叔為同姓也方叔元老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有得乘金路矣罽音計。崧高䟽曰膺是馬

之䏠前鉤是器物以鉤類之謂膺上有飾○偆革解見蓼蕭

興也厲王之亂天下蕩蕩如荒榛之地宣王經理獘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故言取芑穀者於何處乎於彼二歲之新田於此一歲之菑畝皆新墾之地也喻宣王取民為兵隨其所取皆新撫之民也既用民為兵乃命方叔為將而臨之其車有三千乘侈言兵車之盛也天子六軍不過千乘不必實有三千乘也師衆干盾皆閱試之知其可用於是方叔

乃率其士卒而行以南征蠻荆自乘四騏之馬其馬
翼翼然甚整肅所駕路車之飾奭然而赤蓋金路也
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以未至戰
時也其金路之車以竹簟為蔽茀其車所載有魚獸
之皮以為矢服其馬有婁頷之金鉤其馬胷膺有樊
與纓之飾謂之膺又以鞗皮為轡首而垂之○兵車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
在後三千乘則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將重

車七萬五千人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無三千乘之數孔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名數以求之其車三千極言其兵車之盛耳況兵有先聲後實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朱氏謂孔氏王氏以文害辭其説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解見出車方叔率止約軝錯衡軝音

祁○傳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疏曰說文云軝長轂也轂則謂之軝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謂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考工記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錯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

八鸞瑲瑲音蹌韻亦作鏘○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傳曰瑲瑲聲也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芾音弗○傳曰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斯干箋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斯干疏曰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朱深於赤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散則皆謂之朱芾也○赤芾詳解見曹候人

有瑲葱珩音衡○傳曰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皆葱珩○疏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軍行建其旂旐央央然鮮明方叔率士卒而行乃乘

金車以皮纏約其軝轂有錯雜文采之衡也車行則八鸞瑲瑲然有聲也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有黃朱之芾皇然鮮明也又有蒼玉之珩其聲瑲然也方叔嘗伐玁狁威名素著又貴謀賤戰以王師臨小醜故雍容閒暇如此也曹氏曰芾與佩皆非軍中之服路以金路則非戎路馬有和鸞則非戎馬所以然者蓋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劔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

鴥彼飛隼鴥音聿隼音筍○晨風傳曰鴥疾飛貌○曰隼鶻也鷂屬也○箋曰急疾之鳥也○釋鳥

曰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山陰陸氏曰鷂屬也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準或曰即今所呼為鶻者

其飛戾天傳曰戾至也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音征疏曰

周禮有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說文又云鐲鉦也鐃也則鐃鐲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鐲音濁鐃音譊○董氏曰周官云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鐲鐸鐃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註謂鉦人伐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待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箋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互

言之耳陳師鞠旅鞠音菊○傳曰鞠告也○箋曰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師旅互言之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振旅闐闐音田○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而治兵尚威武也入而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今曰闐闐衆盛也猶今人言駢闐也

鴥然而疾飛者彼隼鶻也其飛能高至天亦集於所止之地喻武勇之士能深入敵陣者皆集於此矣於

是鉦人則鳴鉦以靜之鼓人則擊鼓以動之言士聽節制也鉦人伐鼓互言之也又陳布其師鞠告其旅誓衆而告之以賞罰使用命也此顯明允信之方叔既以誓衆於是進師其伐鼓之聲淵淵然深也方誓師伐鼓以往即言振旅蓋蠻夷望風畏服不待戰也全師而歸故闐闐然衆盛也○陸璣說隼云齊人謂之擊征又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璣說鴟鳩亦云如此則隼即鳲鳩矣然說鳲鳩不言是

隼說隼不言是鴥鳩蓋誤矣隼非鴥鳩也

蠢爾蠻荊。傳曰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程子曰蠢者動而無知之貌大邦為讎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方叔元老傳曰元大也克壯其猶箋曰猶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訊音信。解見出車戎車嘽嘽音灘。朱氏曰嘽嘽衆盛也。嘽嘽有考見崧高嘽嘽焞焞音推輓之推又他屯反。傳曰焞焞盛也如霆如雷釋天曰疾雷為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謂之霹靂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蠢動無知者荊州之蠻乃與中國為怨讎方叔為國大老能壯其謀不以力勝乃率其士衆執訊獲醜獻

功而歸訊謂魁首之可問者醜謂徒黨之降服者其兵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其威如迅擊之霆如發聲之雷言却敵師還而不困僨也顯明允信之方叔嘗與吉甫同伐玁狁威名已著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出車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而言之也○或以克壯其猶為勇決之意今考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有瑲葱珩其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荆聞風畏服不戰而屈之非取其老而勇決若矍鑠翁

之為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彊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唯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也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辭氣雍容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𪓐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荆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竟音境脩車馬備器械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箋曰東都王城也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選上聲○朱氏曰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

我車既攻傳曰攻堅也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音聾○傳曰龐龐充實也駕言徂東傳曰東洛邑也

宣王中興為東都之會詩人喜於復見威儀之盛故鋪張揚厲以見喜談樂道之意上三章皆言脩車馬

備器械之事我宣王之車既堅緻矣馬既齊力矣四牡皆龐龐而充實將駕之以往東都也言初發車徒而往東都未言所為之事也

田車既好疏曰田車田獵之車四牡孔阜程子曰阜肥壯也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疏曰廣大之草可以田獵駕言行狩

此章乃言所為之事謂田車既好四牡肥壯所以往東者以東有廣大之草今駕車以往將以田獵也猶未言所獵之地也〇此行以會同為主因講田獵耳

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内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鄭破甫作圃音補云鄭有圃田今不從下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也傳曰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纒旃以為門裘纒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艾音刈槸音闑綏而隹反○疏曰大艾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未田之前誓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纒毛褐布纒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葢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

以裹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也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也殺殺矢射之也舉綏為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所芟之防奔走謂出於頃防椹音斟

之子于苗 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疏曰時宣王為夏苗 選徒囂囂 音遨○傳曰選數也囂囂聲也 建旐設旄 旐解見出車旄解見鄘干旄 搏獸于敖 搏音博○箋曰敖鄭地今近滎陽○詩記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

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鄗音敲

此章乃言所獵之地言有司將往夏獵故先選數車徒無或讙譁唯數者囂囂有聲見其靜治也於是建旐於車而設旄於旐之首以此車乘之而往將搏取禽獸於鄭地之敖即甫草之處也詩記曰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今曰奕奕大也赤芾金舄芾音弗舄音昔○傳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赤芾詳解見侯人朱芾解見采芑○箋曰金舄黄朱色也○疏曰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

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黒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黄朱色加金為飾赤舄則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時者也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為通名也會同有繹傳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疏曰時見者無常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長樂劉氏曰絡繹不絶也

上三章皆言脩車馬備器械此章言會諸侯首章以我犻宣王此章以彼指諸侯諸侯駕彼四牡而來其馮奕奕然大朝見於王服赤色之芾及金飾之舄其來會同者非一絡繹不絶可謂盛矣喜見中興之威

儀也○此奕奕字毛鄭不解孔氏以為閑習朱氏以為連絡布散之意然奕本訓大毛於奕奕寢廟奕奕梁山皆訓大則此亦當為大曹氏曰夫自夷厲以後諸侯不朝天子久矣今宣王能先自治而脩政事禦外侮而攘夷狄諸侯怛威畏德復來朝會而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故詩人美之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云耳

決拾既佽音次○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夏官繕人注抉天子用象骨拾鞲扞也著於左臂裏以韋為之決繕人作抉○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今曰決即衛芄蘭所謂佩韘也韘音攝

弓矢既調

箋曰調謂弓彊弱與矢輕重相得○疏曰適也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恣○傳曰柴積也

上三章言脩車馬備器械將以行獵實未田獵四章言既會諸侯此章乃言田獵也田獵之時有鉤弦之決著於右手之大指有遂弦之拾著於左臂決之與拾與手指相利矣弓之彊弱又與矢之輕重相得而調適矣射夫諸侯以下既同力故獲多宣王將舉積禽以為乾豆賓客之用而得諸侯射獲以助之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音倚又音緌○王氏曰猗不正也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舍音捨○箋曰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四黄之馬既駕而乘之兩驂之馬又不偏倚言御之良也御者能正其馬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夫矢發則中如破物然言射之良也蘇氏曰不善射者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

蕭蕭馬鳴錢氏曰蕭蕭静貌悠悠旆旌錢氏曰悠悠緩行貌徒御不驚朱氏曰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大庖不盈○疏曰大庖君之庖取三十馬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宫○朱氏曰不盈言擇取而用之不極欲也傳曰禽雖多擇

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唯聞馬鳴之聲蕭蕭然而

靜無他聲也見旌旆之行悠悠然而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李氏曰歐陽公之詩有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東坡詩曰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皆是效此兩句而作也。曹氏曰凡事始乎治常卒乎亂今獵罷而歸終始靜治。傳曰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膘音縹脅後髀前肉也腢音偶謂肩前也髀俾陛二音謂股外䯚音杳水腨也踐音翦腨音歡腰左右虛肉處。䟽曰乾豆為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宗廟也

第二殺者别之以待賔客也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厨也箋曰射右耳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已微惡射左股髀而達過于右脅髃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箱而射之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云惡其害幼小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獵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

之子于征補傳曰謂有司此之征行有聞無聲聞音問允矣君子疏曰君子宣王也展也大成箋曰展誠也

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非紀律嚴整其摟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曰有司之是役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信矣宣王誠哉其大成也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箋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作留舒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疏曰留意於馬祖之祈禱是能謹於微細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降於下

詩美田獵耳後序舉三隅言之

吉日維戊箋曰戊剛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既伯既禱傳曰伯馬祖也○疏曰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有用彼禮以禱之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箋曰醜衆也

外事用剛日故吉善之日維戊也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

彊健而獲多也以戊日祭而禱之其禱之之辭曰田

獵之車既善矣四牡甚阜而肥壯矣車牢馬壯以歷

險從禽將升彼大阜從禽獸之羣衆而田獵也此告

神以將田獵其實戊日未田也○舊說謂禱於馬祖

二既字不分曉伯是馬祖之神言既伯是既有事于

馬祖謂祭之也猶社是土神方是四方之神言以社

以方則是祭社及方也既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

吉日庚午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既差我馬差音义○傳曰差擇也獸之所

同箋曰同猶聚也麀鹿麌麌麀音憂麌音語○傳曰麀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之從沮音趨○李氏曰漆沮二水名也禹貢所謂東會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以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古公自土漆沮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非河南之洛也○曹氏曰漆沮二水名本太王避狄所從岐周之地按漢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沮一名洛水亦在岐周若漢中郡之沮水則出房陵縣之東山東至郢而入江非此沮也○漆沮又考見緜天子之所

以吉日庚午既差擇我田獵之馬至於田所獸之所同聚乃有牝鹿麌麌然衆多遂從漆沮二水之傍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言牝鹿則見蕃息之意

瞻彼中原釋地曰廣平曰原中原蓋原中也其祁孔有傳曰祁大也儦儦俟俟儦音標○傳曰趨則儦儦行則俟俟○錢氏曰緩行若相待也或羣或友傳曰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蘇氏曰燕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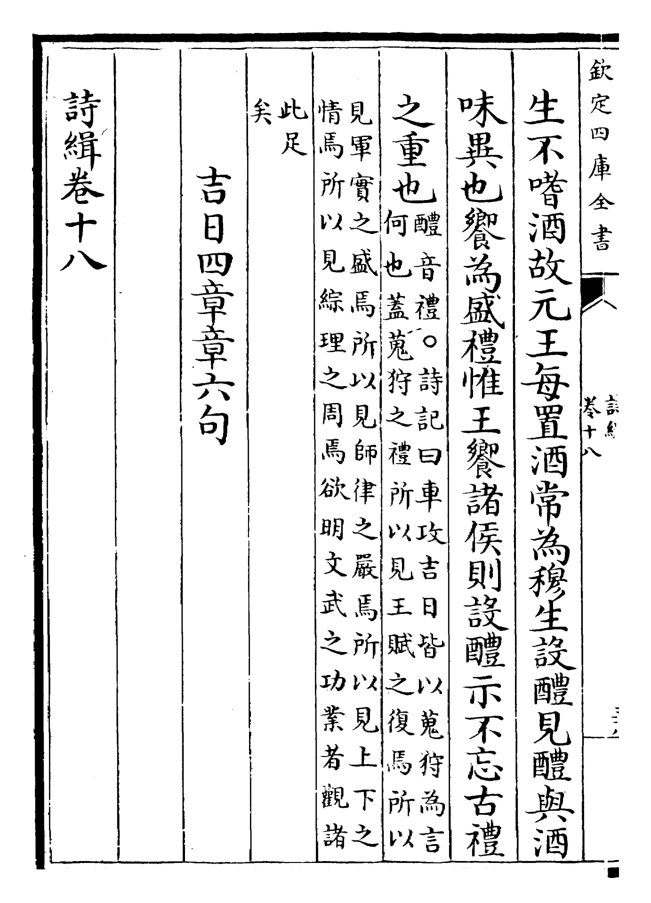
視彼原中其禽獸形體祁大又甚多有矣其趨者則儦儦而疾走其行者則俟俟若相待或三為羣或二為友從王者見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挾音浹又音協○儀禮注曰方持弦矢曰挾○解見行葦發彼

小豝音巴解見騶虞殪此大兕殪音翳兕詞之上濁○釋詁曰殪死也○朱氏曰兕野牛也○解見卷耳○傳曰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疏曰小者矢中必死小豝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者射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以御賓客朱氏曰御進也○今曰與燕者皆為賓客不必專以為諸侯也且以酌醴傳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禮故舉醴言之也○曹氏曰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云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

左右既驅禽獸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牝豕小則難

中乃發而中之野牛大則難死乃一發而殪之言善射也旣得禽獸則以爲俎實進於賔客不特可以小燕飲又且以酌醴而饗舉行盛禮也○發謂發矢射之傳云百發百中則發有中否今曰發彼小豝言發則得豝矢無虛發不待言中也○醴甘酒少麴多米二宿而熟周官酒正五齊之二曰醴齊五齊味薄所以祭也三酒味厚人所飲也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則五齊亦曰酒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穆



生不嗜酒故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見醴與酒味異也饗為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醴音禮○詩記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馬所以見軍實之盛馬所以見師律之嚴馬所以見上下之情馬所以見綜理之周馬欲明文武之功業著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詩緝卷十八